



烟嶼樓文集卷十九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碑文二

月波寺改祀余文敏公碑記

丙辰

明余文敏公有丁愛錢湖之勝得月波寺廢址拓地百畝爲五柳莊公自爲之記旣而莊圯

國朝康熙間余氏歸地於寺乃重建月波而祀公殿隅久之寺僧遷象他處地僻道遠未有過而問者又久之公示夢於湖上忻君鼎銘曰我所居湫隘當遷我西樓忻君以命其子自昌道光二十七年自昌集同人成之

烟嶼樓文集十九

一

越十年當咸豐六年公九世孫承樑者少孤貧無家依公專祠之在日湖者居之比年買遷海舶得畜積有贏餘於是至東錢湖拜公西樓愀然蹙頰而歎曰樓居狹小几筵促迫不足以妥我先人而又圖象載更失其故貌是孫子者之罪也鳩工治西廊塗墍丹雘煥焉改觀新作神龕出家藏畫象搏土惟肖卜月若日奉公成禮公八世從孫濤吾友也屬記其事而公專祠之在日湖者與呂祖宮鄰數十年前或私賣其前隙地於道士道土垣之一日公降神於廟史而怒主者曰汝堵我顧使我出入安所乎主者懼毀垣而爲門如故嗚呼相國風

流去今未遠園林臺沼之勝旣已無可彷彿僅得託一椽於琳宮梵宇閒而緇衣黃冠日逼處此起而與我鄉先生爭此土尙賴三百年未泯之英爽實式馮之俾得藉手恢復於荒莊廢圃之中以俎豆斯人而存掌故徵文徵獻敬恭桑梓者獨無責乎是不可不爲吾鄉諸君子告也是歲十有一月己未記

明武德將軍驍騎尉甯波衛左所世襲正千戶

殉難韓君廟碑銘

癸丑

明嘉靖中倭夷犯甯波由奉化金峩山流入鄞東鄉折而西至章村章村在鄞城西南七十里正千戶韓君綱方防遏其地賊至兵從跳身遯君獨與之戰死之始君高祖政以世襲百戶隸甯波衛左所曾大父傑從征有功升正千戶君旣歿王事大吏不以聞而以百戶降襲其子國忠國忠卒子勳嗣會有訟君前事者得改襲副千戶明亡

皇朝鼎興由今以溯君死事之日三百年矣咸豐元年

始祀君於村之普濟庵君駐兵故地也於是鄭君星懷來請銘鄭君與崔君瀚許君式魯趙君啓瑛肇議廟祀者闡表忠義以風後來皆得書

銘曰昔明開國有臣從龍衛兵橫海隸籍山東

韓青山
東武定

州人以棗州衛總旗升橫海衛世襲試
百戶生榮榮生政改授甯波衛世百戶橫海之孫來官

於鄞有子矯矯繁君曾門矯矯曾門勤王弗忘西討婺

華南征閩海帝有明詔錄其勞勛世長千夫以及于君

蠢爾東倭海島自雄肇造區夏歲時不共至于中葉誕

猖以獠如鼠如狼如彼饕餮既莫能柔亦莫敢遏窺我

海邦載奔載突犯我東鄙喪我百戶

後所百戶葉紳

西走章村

蹂我王土君聞寇來奮呼而起馬不及鞍弓不及矢君

聞寇來奮呼而出士慄而竄馬驚而逸以奮以呼以擊

以拒以其一身禦寇之侮以奮以呼以擊以衝以其一

身陷寇之鋒誰握韜鈴誰守土壤有臣死國于夫之長

烟岫樓文集十九

三

此千夫長不忘先臣蒙守世祿敢忘君恩我博有位視

視小臣繹騷未靖有功不聞賞無世延罰及於嗣乃至

厥孫始湔吏議嗟嗟韓君忠孝克任維忠維孝在人之

心東倭既平明社既遷自其死國今三百年山無故壘

野無遺鏃有廟翼然玉屏之北生衛茲土歿神茲村雲

燾彷彿福我居民

四明田舍陳氏祠堂碑銘 癸丑

陳氏在慈谿縣東三十里者聚族二百餘家以寬鄉號

田舍陳其先居鄞縣姜山元明閒東宅之裔曰覺修府

君遷慈谿張家山是生三子伯宗一世其居季宗三遷

田洋其仲宗二是始遷田舍宗二九世孫登仕郎德河
在

皇朝康熙中復來鄞縣居縣城月湖生奉直大夫明睿
蚤世繼嫡徐與其庶謝守志撫四孤稱陳氏雙節其叔
子曰奉政大夫士才是充身而起其宗奉政晚年思追
本原以命其子久之得緒於田舍而嘗罹鬱攸亡其譜
迺厘見宗人所私記又參以別籍簿正之屬用得聯綴
次第敘敦族誼以相往還又五十餘年當咸豐二年奉
政之孫賢燮暨其同祖房從同德合謀肇成先志建祠
其鄉中寢祀覺修府君而下十二世東昭室西穆室自

田舍至月湖以旁推張家山田洋合而祠之又東西各
爲二夾室兩隅室以藏祭器其前有綴食之堂左陳譜
牒右立倉敖閱翼鞏固門垣稱之迺復建經畚書塾於
祠堂之右爲東西兩齋以教子姓凡祭與書塾皆有田
又置義田月贈養其寡婦鳩工於是年二月越十有一
月告成糜金萬五千有奇始作主作神版率宗親子屬
練日禮饗於是慈谿之宗老武威與月湖之支長賢灼
相言曰維奉政始勤我宗人越厥孫曾克傳德襲訓茲
統宗旣成室我祖考實嘉饗之又惠恤我煢嫠而誨我
子弟飲水知源我不敢忘也顧非兩節母無以有奉政

請以東夾室祠之凡節之旌於朝者祔焉祀奉政於西夾室暨昆季之竝有功者以及其子孫若鄞若慈谿支裔苟繼光我先德俾配食於茲室皆曰彰先善風後來禮之大者則又相與言曰聞古者先祖有德善功烈則有論譔而明著之後世之禮今我麗牲幸有碑而先古隱德勿稽勿耀維繫世之久遠合屬之詳慎與月湖之追遠以收族者不可不使我子孫知之皆曰今不述後將奚徵是來請辭於余歸刻諸石

銘曰茫茫東海濫觴奚繇鄞江慈江同源合流支流汪濊瀦爲月湖導河自遠溯其本初曰我有今非本安託我有宗家厥緒攸作我長我幼我卑我尊視我疎迩我祖之孫迺作新祠載寢載堂卜牲告潔是用孝享迺作家塾稚昧是教我教伊何維以教孝百世而下將爲義宗鄞江之西慈江之東孰非先疇孰非舊德無忘厥祖媿我銘勒

橫溪王氏均和安三大房宗祠碑記

丙寅

鄞王氏在南鄉橫溪者始著籍於南宋之初至第五世有三子是別其房曰均曰和曰安又久之房從滋盛均之後爲伯仲和之後爲文行忠信安之後爲聖賢

皇朝道光間子姓相率爲宗祠曰珠樹堂以享祖考而

會族屬而安之聖房先有支祠建村上不與也咸豐季年四明有後辛壬之變難平王之宗人或爲他人所構訟語連其宗祠大令江君述堂旣白其誣復詢悉其祠事始末慨然歎曰非禮也今夫一人之身而子孫眾多歲時起居至不能呼其名領而受之一日家督召集其昆弟若子婦若孫曾洗腆高會以壽其父母而一子者或以故不得來微特是子卽其子婦孫曾亦以故不得來爲之父母者殆必將環顧焉而不能無拂也然而而是子也方且擊鮮釀斗酒率其子婦孫曾歡然奉父母過臨於其家而向所謂家督與夫家督所召集者一莫之前也此其父母雖復言笑自若殆又必環顧焉而黯然而不能無拂於中者也今王之宗祠合均和安而安之聖房以別爲支祠不與焉是有以異於吾言乎而況聖房固安房之大宗乎而禮也乎於是呼聖房而告之曰若於創造不與也今入之百金以修葺其祠宇若於祭田不與也今入之田二十畝以豐腆其祀事祖考從與享之族屬從與會之凡有事於宗祠聖與均和賢無別也於是呼均和賢而又以其言告之皆頓首曰至矣哉合君之愛我也使我均和安世世萬子孫百千年式好而無有間也其自南宋祖以下實拜合君賜矧我宗

人其敢不受教既奉安成禮是相率來請余記其事以歸刻諸石

鄞江義火祠碑

丙午

鄞江距鄞治五十里立義火祠所以祀鄉厲與客死而無主者也先是嘉慶十二年好義者創之相基經度造屋三楹事中輟後三十九年當道光二十五年

天子俞大吏請改杖錫巡檢司巡檢鄞江有司以廢祠無主者乃規以爲司而稍還其西偏於是諸君子聚而謀曰噫僅矣今弗圖亦盍鑒前車哉作之新之堂曰同仁買田收所入以祭一歲三舉明年閏月工告訖相率

烟嶼樓文集十九

七

謂余宜有記始事者十人諸君子踵爲之凡三十有六人姓氏具於他碑余既遂其請復薦以詞於祭也使歌而招之

其詞曰宅泉兮瀾瀾釀金波兮芳且旨何以侑之兮仲

夏村之李兮雪竇之樞江流兮紆紆爲玉醅兮清可斟

又何侑之兮蜜巖之鮎兮蕙水之短魚呼而出兮翱翔

驅山鬼兮辟不祥呼而返兮相羊異姓兮一堂舊宇兮

新祠鄞江之人兮哀思風森兮雨淒勿悲嘯兮歔歔春

一盃兮秋一卮萬千歲兮無愆期

甬東吳氏義莊碑記

壬子

人生而無飢寒則天下皆游民也天生是人也窮之
以口體而贍之以心力口不食則飢體不衣則寒於是
乎出其心力以衣食之天若曰爾不用心力焉而飢寒
而凍餓而死亡誰恤之是故君子勞其心小人勞其力
古之爲義莊者昭昭然爲斯人憂不足收其宗族戶給
之毫髮不藉其心力所自出而寒有衣飢有食疾病有
醫藥子女有婚嫁生有養死有葬盡生人營治貲給之
道粲然備具而無遺憾彼受之者暇豫其心力而無所
用則且游惰淫佚而縱其嗜欲以入於放僻邪侈之爲
嗚呼是乃所謂賢者過之者也高貲富人徇生於錙銖

見義若讎敵蒙賴宗祖既富且貴施施然聲色加於骨
肉歡樂宴會呼盧買歌舞累日夜不厭一旦投贈朋黨
旁觀動色驚歎而自視欲然起觀其宗族寒無衣飢無
食疾病無醫藥子女無婚嫁生無養死無葬或大聲疾
呼哀告而曲愬之則將曰彼自有心力而不能謀衣食
焉而責之於我曾子曰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
乎嗚呼是乃所謂不肖者不及也然則君子將敬其宗
而收其族如之何而可曰亦視其心力而已矣其心力
足以自用而無慮乎飢寒也吾置之其不能則給之雖

然試號於宗曰不能用心力者來吾給之夫舍其日夜

之勤苦而可以徒取焉其誰不來也勢不至戶給焉而
不止是故必斷之以義斷之以義則莫如鰥寡孤獨罷
癱廢疾夫苟不幸而至乎鰥寡孤獨罷癱廢疾也寒不
能衣飢不能食疾病不能醫藥子女不能婚嫁生不能
養死不能葬窮其心力而不足以贍口體則於是乎籍
其口之多寡而收食之按其事之大小而振貸之而敬
宗收族之道備焉矣由吾前言宗族可以無游民由吾
後言宗族可以無窮民蓋雖數十家之小宗靡不有鰥
寡孤獨罷癱廢疾者也亦靡不有稍有力者也君子之
行事爲可則也爲可繼也比而食之生齒繁而其道窮
窮則弊叢起而爭訟攘奪之禍作且固非大有力者不
能爲也由吾後言事半而功倍矣昔吾先大夫行之於
吾宗邇者吾鄉人多起而倣之若胥天下而行之雖萬
世無禍亂可也於時吳君焯煊兄弟本其父虹橋君遺
志爲甬東義莊而卽其中建槐里書塾以教子弟余旣
爲條治規矩復爲記貽之俾刻諸石

董氏鵞湖書院碑記

丙辰

鄞西鵞脰湖董氏系出漢孝子四十三傳至全八君由
慈谿來湖上世力貧耕而食其十四世玉成君始舍耕
而賈有餘贏焉生四子別籍以四德名其房其長雲峯

君有子五而其三尙齋君早世無子雲峯君以仲子小
韭先生及第四楚障君後之故元利二房從昆季五人
復合爨而食者三十餘年既而小韭先生成孝廉將北
上試進士時伯子海容君與楚障君皆前卒季子秦水
君年少而第三秋湖君方搢家先生憐其過勞分爨而
行有田六畝山一區畱以爲元利公產付秋湖君掌其
租入絲積寸累閱二十年畜田七十餘畝會先生丁內
艱歸自餘干始建議以爲書田賓請碩學教宗人秋湖
君大喜先生服闋赴官一年而秋湖君沒海容君伯子
稼堂職其事又十餘年積數千金是時先生已解組家
居相與卜地十三洞橋之西建董氏鸞湖書院未作先
生卒稼堂身任之鳩工於道光二十三年冬二十五年
春告成堂曰三餘樓曰近水門庭垣墉闕翼堅固是年
稼堂卒付其事於秋湖君之伯子嶧琴後二年嶧琴卒
其弟芳谷實經理之於是芳谷來言曰吾家與君家遠
有連子屢接吾伯父而於吾兄弟比相識書院之成十
二年矣子嘗諾吾諸兄記其事今幸爲我圖之噫吾固
將有言也夫自宋元以來吾鄉之收宗族爲義莊爲書
院者多矣至於易姓猶有存焉者乎微獨吾鄉雖天下
之存焉者猶有幾乎夫以一家之私財而公之宗族意

至美也既公之矣不能保其宗之强悍者不强預吾事也雖然若吳之范氏爲規矩曰族雖尊長不得與吾事何則吾爲之吾主之吾禁之可也天下義舉之敗不敗於受之之宗族而常敗於施者之子孫何則吾爲之吾主之至於吾敗之而莫吾敢禁也樓宣獻之記歲寒況推官之記畫錦夫非前車乎昔者吾先大夫爲義莊及敦本崇本兩書院於鄞東吾伯仲二兄繼之懼無以久也請諸官以申省而奏於

朝其言曰祖宗艱難數世創之而不足子孫浮薄一人隳之而有餘嗟乎豈好爲是逆料刻覈之言哉夫法久

則弊生然而法良者弊寡是故無專任專任則勞怨叢而嫌私起無多積多積則覬覦萌而攘攷作元利之子孫歲更主其出入月計歲會以昭示乎宗族有餘則視其當爲者而推廣之其他因時制宜不可殫言而此其大要也本之以公濟之以和久之以弗怠鸞湖之上絃誦之聲世世萬子孫無廢也夫吾非能有知也吾驗於吾家而知之故因芳谷之請詳敘其先世措置經畫之不易而勛其後人以增廣紹續之無忘也至於陶淑其子弟俾克繼先人以光大董氏則師長之責也非余之所敢與知也

烟嶼樓文集卷十九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九

七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碑文三

徐氏先德碑銘 集表忠觀碑字 辛未

昔我遠祖佐文命氏平水告功封之淮水是為徐子控
引徐方三十二代篤生先王

伯益佐禹治水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立國於淮以
主淮夷見廣韻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通志路
史等書按徐州早見禹貢若木既封即以州名名其
國而其地本華夷錯處之地書之徐戎詩之徐方皆

烟嶼樓文集二十

一

淮夷也虞夏之世淮夷蓋已不靖故命若木建國於
此以主之也唐書通志云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又

按諸書皆云徐始封子爵至既錫命為伯而竹書紀
年與春秋竝稱徐子蓋曲禮有雖大日子之文注云

朝見之時擯辭惟日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
其爵亦不過子也 春秋時管仲稱徐君為徐伯蓋沿舊號尊稱之耳若路史云夏王命

以徐伯主淮夷則妄語也

宮人弗字黃龍覆焉目可視焉符表天然允文允武國
政既治入覲於周穆天子之世

博物志水經注竝云徐君宮人生卵棄之水濱有犬

名鵠蒼銜歸覆煖成兒鵠蒼臨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按諸書多稱王異表尸子謂王有筋無骨表駟遂

謂號偃王由此

高誘注淮南王逸注楚辭皆以偃爲謚按偃隱古通王謚實是隱字故班

固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卽徐偃王也

語竝誣罔不可信惟荀子言偃王

之狀目可瞻焉大儒之語必有所本故取之焉者鳥

名也說文云江淮鳥蓋王生長淮上此鳥深藏林木

閒淮人不能見而王目獨能見之故以可瞻爲異表

耳楊倞妄注之謝朓又妄據莊子不辨牛馬之文改

焉爲馬皆非也竹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

朝

天子曰咨而爲王老徐方不臣而誅而討受冊歸甯皇
休是答堅其城池束其兵甲

紀年云錫命爲伯後漢書云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

王主之按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注云自稱王

老言天子之老臣也愚謂徐楚吳越之稱王本此蓋

旣爲方伯主蠻夷自稱王老他人稱之遂以爲王此

與天王之王迥別至徐州之戎與吾嬴姓之徐國錯

處惟其時作叛亂故命先王主之而史記後漢等皆

誤合爲一遂以徐戎之事誣我先王此自來讀史者

之所未經論定者也詳見余所著徐偃王志中諸子
皆稱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抱朴子云外墜城池之
險內無戈甲之備

奄有漢東罔不革心厥篚厥包珠貝玉金維此徐方叛
亂不廷亂碑作謀非以力屈維以德勝

韓非子淮南子說苑論衡博物志後漢書都城記元
和郡縣志諸書竝云諸侯朝徐貢方物或稱陸地之
國或稱東方諸侯或稱漢東諸侯或稱江淮諸侯或
曰三十二國或曰三十六國或曰四十餘國至徐方
叛亂有在偃王之前成王之世者紀年云成王二年則書所

謂淮夷徐戎竝興是也有在偃王之後宣王之世者

紀年云宣王六年

則詩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也而當

偃王初爲方伯時徐戎亦嘗侵洛在穆王十三年明

年王率楚子伐之

紀年云

蓋是時徐德未遠也其後遂

不見有叛亂之事至三十五年徐爲楚滅而戎心又

狡焉思啟矣

獨南蠻子巢於漢水帝南行不復挺嶮虎視聞我聲名
旣愧以畏覆抗有道鼓行而至

王孫厲恐楚將朝徐力勸楚子伐徐詳見淮南說苑
諸書愚謂但言楚人畏徐故伐徐尙非探本之論蓋

昭王南征不復楚之恐受天討久矣周穆荒志遠出
不足畏懼今諸侯朝徐徐德日遠一旦問罪於楚楚
其殆哉畏生於愧先發制人故雖曰徐王有道不可
伐而終伐之也而徐爲楚伐非周伐此在周人書西
漢人書中確有明徵且紀年大書之曰穆王三十五
年荆人入徐必不可誣者後人以穆王十四年有率
楚克徐戎之事遂妄牽合二事爲一事於是我先王
僭亂被伐之冤誣千載不可雪矣余作徐志已詳論
之

軍次城外王曰於呼積骸醜血斯民無辜

碑作徒傷
劉無辜不

戰而去去之越東臣民負弩蜂起雲從

王仁不忍鬪其民諸書靡不然者雖後漢妄謂作亂
亦云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也乃若王之避楚至越
則莫古於括地志所引之傳明載史記正義中而世
多以爲逃之彭城武原山下者非也武原徐山蓋王
子逃兵之所王已遠至越海而其子在彭城故穆王
因而封之耳

後之昌國昔則海島大城其居於焉終老杭潮以西一
山歸如王瑩在斯其下錢湖

昌國今定海廳也春秋之季越王欲居吳王於甬東

卽此而在王時則地更荒僻不過越地極東一海島而已其遺城及他古蹟具見宋元昌國志中至王墓在鄞縣東錢湖之上隱學山亦見宋元四明諸志

天子聞之奮其六師其碑作萃命討南蠻命討碑作攻殺王者無私

南人入貢入碑作朝天子舍之曰徐有後碑作曰徐後僅在無絕於

時

紀年云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

人於沛又云三十七年伐楚是年荆人來貢蓋王命

徐子爲伯而楚敢抗命滅之此所以一伐再伐必楚

人謝罪入貢而後已也而後人目不見古書乃謂王

命楚子伐徐何誣罔乃爾耶封徐後事紀年不載載

之他書

土宇位爵帶河之誓弗俾豪強并削以勢維王子宗因

淮而都越四百五十年國入於吳

穆王封偃王之子宗爲徐子唐書通志路史諸書皆

同昌黎謂民戴其嗣爲君如初者非也而路史又謂

滅徐以封姬姓尤妄至敬王八年爲魯昭三十年吳

人滅徐事見春秋經傳唐書曰宗十一世孫章禹按唐

書此語是離身數其實古法當連身數之余文中所記世數竝是連身惟漢太守至南祖實六世離身數之故曰又爲吳所滅蓋自續封至此歷四百五十餘五世也

年夏始封至此凡一千六百餘年
子孫千億以國爲氏皆爲庶人爲大夫士於維我宗世
有令聞克堪修德望於州郡

史記云以國爲氏有徐氏廣韻姓纂諸書同

王三十世漢太守光又五世南祖爲徐之望南祖之孫
曰過江祖王鳳亂政直道以去

吾家北宋徐氏譜及王僧孺百家譜竝云偃王生宗

宗生仁仁生寵王譜作宏寵生希希生虺王譜作厄虺生恭恭

生暢暢生永永生思思生强强生亘亘生章禹章禹

生融融生簡簡生僑僑生滿滿生觀王譜作觀觀生閔閔

烟嶼樓文集二十

六

生杜杜生諧諧生困王譜作淵困卽淵之古文困生垂垂生可可

生誥誥生仲仲生長長生猛猛生諮諮生光連身數

之是王至光凡三十世也唐書略同諸書又云光爲

漢下邳太守又云光生靜靜生嗣宗嗣宗生景與景

與生式式生霸豐霸世爲南祖豐世爲北祖唐書以北祖爲

兄南祖爲弟又自說以下唐書具詳其名而往往與譜不同北宋譜又云霸生抱

抱生元泊元泊爲江夏太守避王鳳之難以成帝陽

朔二年五月十八日下車東陽郡太末縣按西漢無

東陽郡有會稽郡吳時始改東陽蓋作譜者據現在

地名記前事耳凡所稱地名古今錯出皆因譜牒一

家言時有修改故也

東陽有城是世居之扶風太守死事有祠越元宗朝有東海子手掌制詔傳於國史

北宋譜云元泊下車東陽尋卜山源築姑蔑城按此時太末縣屬會稽郡吳分會稽西部立東陽郡唐時初爲衢州後改信安而太末爲龍邱縣故唐書徐侍郎傳云信安龍邱人今爲衢州府龍游縣也晉扶風太守宏與賊戰死邑人至今祀之見東陽實錄及浙江衢州龍游諸志中書侍郎安貞封東海縣子掌詔命被恩遇詳見新舊唐書本傳

東海元孫是曰行周其父舍居於佛寺龍游行周府君居臨海郡之鄉凡十一世而宋都錢塘

北宋譜云安貞生三子標邈賂賂生球球生三子曰七長史曰君會曰八長史八長史以唐光啟三年捨莊基入龍游寺光化閒八長史之子行周遷居天台縣厚澤按天台在唐爲唐興縣屬台州臨海郡今日天台縣傳十一世至南宋初而應漢府君遷鄞

於時始祖走馬今縣按視山川乃舍乃館曰遺墳在邑

草木其蕪

碑作蕪其草木

願董理之毋俾樵蘇

碑作毋樵蘇以牧

應漢府君始遷鄞縣居縣東一都明樓明樓在大墩

之東相去數里而去東錢湖王墓三十餘里

富陽府君離數里而西改相今地融融熙熙龍山之鄉
大江之里宏克永延萬孫千子

應漢府君生二子貴環貴珀貴環府君支仍居明樓
貴珀府君生富陽府君實始遷大墩大墩亦隸一都
爲老界鄉赤城里
有唐時湯君墓在焉而唐人林珽
撰湯君墓志云葬於龍山鄉江上里大墩鄉里名在
唐如此可謂古矣今其地祝史猶稱江上里

及先騎尉居城月湖景仰先人時過故居忠孝節義親
族是勸碑作親相慰勸曰是四者傳世之券

先府君諱桂林譜諱太茂字安國號耕山又號梅谷
以營千總階武略騎尉後以四子時樑官

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府君之祖尙友府君諱嘉蔣
在雍正初自大墩遷居鄞城日湖水月橋生立鰲府
君諱廷芳遷城中新橋至府君乃卜居月湖宋月湖
十洲所謂烟嶼者

乃爲新祠度地於鄉相我託始族昆南陽取義先河祠

王及妃叶音配始祖以下奉安有位

府君始建祠堂會吾族父南陽府君諱太倉歸自幕
遊以老成歷練畱與共事祠成中室祀受姓祖偃王

及遷鄞始祖應漢府君二世貴珀府君遷大墩祖富陽府君其旁各爲室依昭穆以耐詳見南海羅羅村侍郎師四明大墩徐氏祠堂碑記

其左其右爲二書院使蒙昧俶落無嬉於游觀其微晦失所竭而鑄之竭上碑有待字其窮子無告無告碑作甚始月資付與

之

祠堂之外左建敦本書院以教族之童蒙右建崇本書院以教族之成童詳見宜興程朗岑通判師四明徐氏義塾碑記又爲義莊於大門之旁以月給族之孤寡

故其卒也皆意於出涕謂宗之傑奉祠以事吏請於部獎義

殿廷今歲星幾周維厚德是承

先是府君於宗祠之前建思本堂堂西闢一室祀節婦之旌於

朝者及府君既卒宗族議所以報之闢室堂東專祀府君後乃顏曰旌義祠蓋道光十三年縣以府君行誼上布政司司上巡撫撫聞於

朝

詔旌義行故名

徐氏十望自先王出天下盡祖之而傳聞未察王之仁義今昔一聲以仁失國飛議遂生

昌黎云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按此語蓋本之當時官牒元和姓纂所稱偃王派與之稍異今則天下無不祖先王者而周穆伐徐之妄說非特考據家不能正之卽子孫亦莫知其誣也每見徐譜爲之浩歎

謂不知時謂無武無權牢不可破類非知言曄也修書謂爲僭亂昏昧盜故不識文獻

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淮南語也偃王無武而滅劉向說苑語也偃王仁而無權范曄後漢書語也其他謂軟謂不知世變類此甚眾乃曄則更謂之作亂旣曰作亂又曰仁義是直乳臭語耳曄本亂臣乃敢誣人如此至近人李錯勦竊釋史爲尙史以王爲周亂臣目不識丁更不足與較矣

嗟我小子落學不殖流觀子史獲於羣籍維王之忠在周之史維王之功在周之子

考據必從其朔竹書紀年周史也荀子韓非周子也紀年稱王朝天子天子錫命爲伯王被楚伐天子爲之伐楚則王之忠於周室可知也韓非稱王行仁義

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是修方伯之職爲桓文先聲
則王之有功於周可知也故荀子論相直以偃王冠
古聖賢之上其他西漢人說王事者指不勝屈亦何
嘗有言王叛周周伐徐者乎然則史遷影響錯誤之
說固不足憑其他拾餘唾者尙何論哉

王至浙東復有異議而遺城墳廟在宋元地志我昌言
之謹撰碑銘懿然世德乃并是稱

昌黎謂王逃戰彭城而以至越本事轉爲或說固已
考古不確後儒但讀昌黎文不讀古書且疑越是今
紹興府何得甯波乃有偃王墳廟遂疑而駁之是真

夏蟲不可語冰者近如錢大昕來修鄞志特於王墓
條下辨論之又謂王墓在鄞之說始於康熙閒聞性
道而不知乾道四明圖經卽已載王墓在隱學山若
遺城遺廟與他古蹟則寶慶四明昌國志大德昌國
志延祐四明志諸書厯厯記之地志存於今者莫古
宋元而全不考核但據近志此非瞽說乎甯波於古
屬揚州禹貢揚州之域有烏夷蓋卽今府縣地翁洲
在今定海廳隱學山在今鄞縣今則人烟稠密爲通
都大邑兩處相隔頗遠而在周初大約多是海上荒
島一葦杭之百里可望故王居在翁洲王葬在隱學

於事理實無可疑者又況他確證甚多已詳徐志中
不復贅也

肅肅宗祠迎神以歌以拊以舞以奉象獻受福歸胙尙
各寅乃事歲豐羣燕宗祖之賜

兩塾有學田恤嫠有義田而歲修祀事有祭田祭畢
則綴族食於思本堂中

自我族斯今二十一世

碑無
今字

引之右之蒙守匪易父老

昆弟族子宗孫毋廢先德請觀刻文

應漢府君至先府君十九世先府君建祠於大墩奉
始遷大墩祖富陽府君爲一世故至先府君十七世

也今府君已有五世孫族中亦多有吾曾孫行者上

溯富陽府君傳二十一世矣

自司馬遷妄以嬴徐當徐戎有周穆命楚伐徐之說

俗語不實傳爲丹青雖博雅如昌黎作碑紀德亦承
其謬而慈孝之子孫於譜牒中載王事蹟亦未有不

襲用遷說者及徐考之周秦古書則穆天子方以淮

徐不靖命先王爲方伯又以楚人滅徐命毛伯遷爲

之伐楚旣敗之於涉又連伐之必來貢謝罪而後已

本事彰明顯著如此而反白爲黑斥忠良爲叛亂世

無真讀書人遂使我先王受誣千載莫能昭雪此爲

之苗裔者所以痛心飲恨不得不大聲疾呼博考而
詳論之也道光丁未余歸自京師嘗作徐偃王志六
卷大略頗不悖繆細微尙多輕信如有筋無骨通溝
得弓矢好怪魚怪
獸避楚走彭城諸事皆妄
說也前志中皆引用之
故屢自增刪而人事雜選

未有定稿因念先義行建祠大墩奉偃王爲受姓祖
今五十年碑文未立是亦孫子之責去年四月僭爲
斯銘遠追初祖始封近記先君祠事而論次先王其
本旨也頌德卽以辯誣小子何敢多讓旣刻諸石復
以其銘入私集而附考論之語以明鄙意將使天下
同祖之宗人共明辨之亦冀世之長史學而精考古
者一審定之也同治十一年三月朔時棟謹記

余旣將撰碑銘念非大書深刻不足以成壯觀乃集
表忠觀碑字爲之蘇文并題款凡八百數十言去其
重文得四百三十字吾文脫稿亦得八百數十言去
其重文已用四百字後又添入未用者十餘字其必
不能用者尙二十一字也犀員若郎丞僧毬鏐李藁
庫瓏諫妙淨寶戊蜀八射
軾惟八字
見款識中
因合宋刻之殘明刻之全及

國朝之所補者手臨摹之銘文題款總凡八百八十
八字選良工刻石石四片各高一丈廣四尺亦如蘇
碑兩面刻之而樹之大墩宗祠思本堂之前楹昔先

義行册建祠堂僉謂規制宏壯甲於吾鄉今立此碑
庶足相稱惟所添換諸字徒以愛其書法終覺有意
用之故仍以初稿入集而附注碑刻於句下云時棟
又記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一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志一

布政司經歷贈資政大夫鄭君墓志銘

庚申

君諱錦章本名德標字建霞號浦山鎮海縣澥浦人其先有鳳臺者明萬厯閒爲溫州瑞安縣主簿權知縣事有惠政是爲君八世祖曾大父禹九吏員大父維嘉父學泗皆監生以君貴贈儒林郎其後累贈至資政大夫母毛氏贈夫人君讀書少聰穎比長念大父衰老父幕游臺灣兩弟竝年少於是棄書學賈佐大父懋遷甬江

無何大父歿父歸不數年亦卒君上事太夫人下撫諸弟內理瑣屑外權奇贏蓄積餘羨以浸爲蛟川巨室太夫人性慈惠不佞佛而好施與君稟承母教視其力周三黨里有喪給以棺槨久之不倦歎歲助縣官振貸偶至蕭山過養濟堂爲棉衣數百襲贈之其他增祭田設義冢修治梁道見義勇爲難一二記嘗曰兄弟之衰必起於相猶自好之士貌無閒言而幾微不然於其心久則疏矣故君愛兩弟最肫摯不幸繼卒懼傷太夫人心背人飲泣視兩弟孤如己子又繼卒視其孫如孫季第無子以己子後之晚歲家居置紫陽綱目叢山人譜

諸書於座右時以孝友教誡其子孫又曰處己也樸毋
華待人也厚毋薄人道也嘗治宅郡城水鳧橋余與友
人過君新居敦厚和平粹然有道私度其年始五六十
疑之笑曰吾重閱始生甲子今二十年一座盡驚歎爲
人瑞然則其所養又可知已是歲卒實道光二十九年
七月八日以布政司經歷銜授儒林郎仲子濟勳邀獎
敘封奉直大夫及第四子勳以道銜加級贈資政大夫
夫人孔氏理內政有法度仁惠之德嗣音君姑後君二
年卒實咸豐元年九月四日年七十八子男五士昂馳
贈朝議大夫士昂更名濟勳貢生議敘鹽課司提舉銜
士昂更名濟燾監生君命爲季弟後後以子芳埔貴贈
通議大夫士昂更名勳議敘道銜加四級士昂更名熙
鹽運司運同銜女三嫁監生慈谿姚子澹府同知銜鄞
縣陳政鍵咸豐十一年四月三日合葬君及夫人於慈
谿縣東之孫陳陸家莊始吾伯兄與濟勳爲同門友今
勳交余尤親厚故君之葬也勳來請銘

銘曰毛錐齷齪不辨雞豚服賈孝養逮親之存何以養
親視吾親所親親有愛于子有後昆凡造家者錙銖是
珍母氏聖善曰儉於爾身毋儉於德篋其本根旣積旣
散好禮且仁孝弟仁本福履天申不於其身於其子孫

我庭詩禮我泮藻芹我漿我食我饗我軍

帝曰予嘉推恩自先龍飛鳳舞榮賁九原靈山之北贈
公新阡立德不朽視我刻言

贈朝議大夫江君墓志銘 乙丑

君諱丙本名肇敏字春日自號默庵宋時有汝剛者判
歙州軍事居歙爲歙世家廿一傳至彥惺當

國初遷鄞是爲君六世祖曾祖守純祖立德父漣縣學
生母裘氏君少穎異年十二能文章稍長授徒自給久
之入縣學貧益甚客游從其妻兄弟之在廣東者又久
之歸來會鹽法大壞縣令周君鎬謀整飭之聞江氏世

業巖而君才以委諸君君與其兄規畫盡善課引驟裕
而家亦漸起好急人患難三黨告困乏傾囊無吝母家
貧爲買屋振業之而修其祀事建江氏祠堂於月湖之
西竹頭木屑躬自料量卽祠側營居室旁構園亭自以
意堆鑿地不過數畝而曲折繚繞入者迷不知去向當
是時江園之名噪於東浙春秋佳日游人絡繹其中君
接之無貴賤率緩步導引出入巖穴登眺俯覽指示花
木名色與所宜忌必使之盡興而後去長身鶴立雖老
健於談論或歷敘微時至家人瑣屑終日與對幾不得
廁一語然而推心置腹眞意懇懇每論一事反覆罕譬

千百言洞中利害故詒決疑難座上客滿四方士大夫
逮陰陽方技者流客四明者多主其家交游日益廣門
庭日益盛子孫相繼取科名列庠序念少年奔走困苦
良自忻憫至乎夷難旣作時事變更老復哭子精力驟
衰蓋晚境亦稍覺蕉萃矣年八十道光二十九年九月
二日無病而逝殆以鹽運司知事封奉直大夫後贈朝
議大夫配程恭人賢明知大體相君六十餘年不以易
境分憂樂同治元年避寇鎮海縣灰埭橋閏八月十二
日卒年八十九子四伯家鈺贈朝議大夫仲家燮鹽運
司知事貤封朝議大夫叔家水季均道光十五年副貢

江蘇通判加鹽課司提舉銜女四紀某張希清褚秉鈞
道光十九年舉人汪忠粹其婿也長孫鏡清道光二十
六年舉人署知貴州安平等縣洊升至知府次學海咸
豐元年舉人正藍旗覺羅教習餘孫又十一人家燮將
以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合葬君於句章鄉百梁橋
南之竺山頭命學海狀君行來請銘君吾父友也屢親
君又交其仲季而與家孫爲同年其奚辭

銘曰以合龕量才石微洩抒忱庸魄蘊不盡詒禩百姚
遠哉信吾勒

君諱沅初名源字星海又字心漢一字伴槐明時諱永明者始居鄞西新河人

國朝至其來孫州同知應台是爲君高祖曾祖太學生國麟祖太學生殿宰少孤事母孝章譜牒未成有譜稿一帙父太學生鉉家中中貲好急人患難或積負至千金還其券倡修新河塘路里中稱長者祖妣陸氏范氏王氏妣陳氏君少時思奮儒科以明經試於省旣不得志淡然置之治家節儉而惠於三黨歉歲助縣官振貸西夷之變里少年擊金呼號聚黨與爲剽掠勢洶洶然君召之來曰諸君不過亂離失作業艱得食耳我以藏

粟減價貸諸君難平而償我計孰與徒取人蒙盜賊名哉皆曰諾難平有負粟款君門者君謝不受曰向吾計貨價欲諸君量口勿爭取耳抑豈有亂離食升斗而索責者嘗被劫罄所有以去吏強君諱爲竊君持不可曰新河去郡城數里而橫行如此今不懲盜賊且蠶起我所失幾何必得罪人我乃己亦不願歸所失也卒獲而寘諸法戶以少安性伉直無飾言隱行老成宿望在鄉推祭酒事不平就君決一言立散去吏役擾人家見君輒肅然退手卮堂構與宗人共建祠堂旣成以譜事命其子棻曰先人志也好爲之棻屬草將就而君沒實道

光二十八年正月九日年六十三兩娶皆李氏前夫人
登仕郎培基女孝事君姑姑婦如母女病中遭姑喪力
疾治殮殯無貽悔以嘉慶二十四年閏月十九日卒年
三十六其卒也逮今又三十六年築里追道猶唏噓絜
息今夫人大學生爲泰女慈祥恭儉元配合德男三絜
縣廩生次楹太學生又次某女三登仕郎陳熾益縣學
生張守江朱充實其壻也咸豐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合
葬光同鄉芝山裏龍港之原今夫人生壙耐焉前一月
絜來請銘

銘曰非我惠之明而豈奚平非彼暴之懲而良胡生雖
無老成尙有典刑德可憑後其興芝山青吾言徵

封文林郎邵君墓志銘 丁巳

君姓邵氏諱淮字會沂自號墨卿世爲鄞人明宣德初
貴州提學僉事玉開第月湖鑄冶坊曰大夫第子孫世
居之是爲君十三世祖大父陸乾隆十五年舉人官至
西陽州知州甯都羅有高爲元圃先生懿行記元圃西
陽自號也父鏗監生母孫氏李氏君娶洪氏生三子長
錦泉次梧又次榮梧早世榮出爲人後錦泉徧交余兄
弟余屢得登堂拜君是時兩耳已重聽相見藹然所言
皆先民矩矱談周易尤娓娓不倦君固精於易而好治

六壬晚益工每奇中輒狂喜或幾微不合則窮思力索之由是得疾類顛癡不省人事獨坐一室中若有所深念時以箸擊几案大聲長歎偶發一語莫能解者錦泉之成諸生也將赴院試忽葉程作示之明日題下與之合及娶子婦客入賀瞠目不答忽厲聲曰輿尸在我家而未知耶客大驚掩耳駭走而以風語勿察也後三日新婦無故投井死一日日下晡忽登屋面西南拍手呼救火明日日下晡西南火去其家十餘步耳夫壬遜三式之學雖出自術數者流而其源皆本於周易君常以聖人之道畢陳於經初無所奇異至爻象既作舉後世千怪萬變之事故爲羲農周孔時所斷斷未有者靡不可以豫知以是愈驚歎信服之而窮治之以至於病至於既病則已不能爲按宮排將之勞抑豈有三傳四課之形著乎其前可以推測者而乃顛言倒語居然亦足以前知是尤事理之不可究詰者矣以縣學生封文林郎卒於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五邇歲錦泉將營葬事謂余曰我葬吾先人必以子文銘諸幽無何錦泉歿哀念遺志不可使吾友重抱恨九京乃以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及洪孺人於縣南門外九龍漕之原而錦泉附之志幽之諾所不敢忘惟錦泉既

歿而榮又早孤欲如臺山之覩縷懿行而不可得也亦志之以余所知者而已矣

銘曰豈至誠之道可前知雖篤學而不足以與斯而俾之若覺而若迷父兮母兮子所依一坏之土崇哉基利爾後人信弗疑

吳孝廉墓志銘

乙丑

吾四明文行君子曰吳君晚廬生四歲授之經能成誦年十五通羣經十六試於縣冠其曹旣入庠序食旣稟爲里大師有名久之得一舉而病痿痺者至於八年始余與君相知而不相識也同課月湖書院比相見旣而

巡道李曉園師卽月湖拔其尤月扃試署之雲石山房所拔多鄞士鎮海則謝聽秋孝廉翰堂工部與君而三耳聽秋慷慨善談論鞠堂嬉笑侷儻君端重蘊藉類不能言者無何諸君及郡縣士向經君指教者率後先取科第以去獨君宿學負盛名且久而蹭蹬場屋中諸君竝轡北上把酒旅邸語及君皆搯擊太息道光三十年充恩貢明年始中鄉書皆爲君少吐氣然而君年則幾五十矣內行惇篤六歲喪母呼號慘怛事後母如所生他日應省試聞父病馳歸父喜曰吾日夜望汝來恐不獲見汝夜夢先人謂我生平無過惡當父子相見今果

然矣是時君婦前卒已二日壹意侍病不爲悼亡分憂
戚月餘父歿毀瘠視事二姊甚謹而教其甥成學故
人子貧不能具脩脯教之無薄厚性耿介束脩而外不
妄名他錢時用館穀潤三黨好飲酒偶觸風寒痛飲而
愈既病家居猶爲人修譜牒年五十八病革家人問遺
命泣然曰阿母在堂所耿耿耳見其母立牀頭呼不孝
者再而卒咸豐十一年七月八日也所著有晚廬臚臬
君諱翰字鱸鄉又字水樵晚廬其晚號以咸豐元年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授文林郎封奉政大夫其先居陝
西西安明嘉靖閒庠生文顯遷浙江之定海定海今鎮
海遂世爲鎮海縣人大王父卓英王父毓璠庠生父見

祖母任氏湯氏娶陳氏繼周氏子男八有容道光二十
九年拔貢官桐廬縣學教諭加五品銜有宣僧生有宇
軍功八品銜有宥六品銜有賓有寅有宜有實第二子
先君四年卒六七皆前殤女二嫁金啟恆韓統偉諸孤
卜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於縣南泥灣之鳳凰
墩有容以余與君有雲石之雅來請銘向者諸君方少
壯盛氣視功名如反手每集試山房中聯坐論文歡笑
竟日不三十年而雲流風散卽鎮海三君子者鞠堂遠

宦京師聽秋墓木已拱而君之卒復四易寒暑撫今追

昔爲之茫然

銘曰行敦其常君無恨也文利其銜君奚鈍也人者修而天者償又焉悶也而胡俾乎久之抑而暫之揚而又酷之病以爲困也不於躬昌食報者遠也我銘其藏萬子孫之券也

城南袁君墓志銘

庚午

君諱丕營字之經一字紹堂鄞人世所稱南袁氏者也南袁氏在宋以循吏著德世其家及正獻公父子而大正獻傳十七世至

國朝登仕郎開定是爲君曾祖祖天琪

烟嶼樓文集二十一

十

恩例冠帶父鯤國學生善承先志恢宗祀嘗歷走城鄉及慈谿奉化以遠至於上虞餘姚新昌嵊縣手抄諸袁家牒成巨帙後藉以爲南袁氏譜娶竺氏生四子君其季也始國學分其子各千金令爲生產君以付仲叔兩兄合貲爲米賈而已商於外久之盡折其本錢以三千錢還君君受之沒齒無怨言旣而貸諸人操故業又旣而服賈於上虞道光辛丑秋鄞有英吉利之變君挈家避縣西南方出城見蔡氏外姑與妻兄弟舟中問安避則遑遑無定向君曰我有姻在厲家岸可依倚盍從我行乎其年冬君在上虞聞第三姊適勵氏者避奉化南

浦而病君深念曰姊夫客吳門而諸甥年少此不可不往視之會越中戒嚴絕舟楫而是歲大雪雪深五六尺道無行者君裹糧南入四明山踏雪走三百餘里五日而達兩足皆癢腫君雖貧好急人患難甲午歲除有村婦哭於門驚問之曰吾賣布城中一男子既定價引我立誰何門外抱布而入久之不出吾入其門門內故孔道耳言已復哭問幾何錢曰二千如其數與之又與之籠燭謝而去或曰婦人詐也君歎曰苟非遇暴客誰肯除夜泣道路者且使欺我此其家必貧窘難卒歲其情亦可哀也蓋宅心之厚如此爲人寡言笑不形喜愠精

音律或甚拂意調絲引竹怡然自解敬其宗如國學力所能爲皆爲之道光三十年年五十三卒卒之前月修登仕墓墓去家十餘里躬往督治辰出西歸以爲常乃完未了事而以急當務勿干非分誠其子諄諄然若固知將死者旣病醫來必起四月十有三日下牀端坐啜粥半盂而逝娶周氏前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二十三繼蔡氏始嬪而君舅已病奉事之周密勤勞事君姑極肥甘膳餘不復進自食其餒敗傭婦化之不敢棄也禮待三黨築里無閒言後十二年卒年六十一實同治元年二月三日也子二長朝贊更名士杰縣學生

次朝寶女二嫁周益生勵鍾孫一受綱士杰卜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君及兩孺人於光同鄉仲夏村仙隱山之麓先葬來乞銘君自以少貧失學望其子甚殷待先生必忠敬雖患難不使廢業士杰能守教敬宗承志類其父祖旣與宗人成南袁譜而聞余謀以正獻從祀白當道請於

朝大喜來草堂始終其事遂執贄爲弟子及從祀之命下於是袁之人歎曰君可謂善教其子矣

銘曰昔正獻論世家謂非七葉珥貂八葉宰相之爲賢其必忠信正直與先世氣脈相屬聯至哉言乎君不儒而賈而不墜南袁氏之家聲是正獻之所望於後生者也而況有子貽君令名聞其風者可以興矣

余尊泚墓志銘

辛酉

嗚呼吾忍銘吾尊泚乎哉吾與周楚堂范芾廬之交君也大略皆三十年矣吾與諸君皆昵交而君去來尤密每至出家釀飲君示以近所作詩古文且飲且誦誦聲琅琅旁坐擊節辨酒味醇澆甚確謂坡老合眾釀爲義樽非酒徒也愛坡文而謂吾文如之能極其意所欲言而無不達尤善狀情性如畫家寫生惟肖嗚呼如君者使得優游文酒以老壽其身雖不得志可也而不幸遭

患難而蕩產半之又不幸強鄰闖其室而速之以訟又不幸爲孤兒痛哭流涕哀感道路而卒不能得之於家室骨肉之間而於是疇曩意興黯然衰矣君少時性崛彊嘗以微事自斷其指及壯折節改行外和而中介故於世無忤世亦不得而侮之其在家庭婉言愉色若靡不可者而所不然持之甚力余一日造君君弟婦方病婦家請禱不可請以其私財益不可曰疾病則盡心醫藥雖子孫於父祖如是而已余聞而難之自以家貧無能有爲顧常畢心力而黽勉其有亡宋太師忠惠公天錫明大學士文敏公有丁竝於君爲族祖祠墓廢不治

倡其宗修葺之而振業其子孫於三黨粲然有加惠恆視其力之所至以爲仗助疏宗遠戚惟君言是聽故其事亦易辦也久之與諸弟異爨推故居居弟已授徒西鄉族兄弟寶田者屬君以其子而買屋城中賃諸君他日何拙生過之曰始哉凶宅也將啞人鎮海倪芑生嘗相君父墓歸謂余曰必寄語改葬更三年無及矣而君妻妾竝不育有揚州女子鬻於鄞君買之未配或以生命示馮午卿驚曰是其家殲矣今將天其夫余悉以諸君言告君笑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余亦視君強壯無死法一笑而罷無何後母病君晝夜在故居視病母卒則

又意烏叱咤哀母之何故而遽卒也而意無所乎洩之而鬱於中而不解殯母歸方虞有妄人者挾長侵陵君幼弟君大怒與之爭氣上逆不可遏遂病以至于死咸豐九年二月十日也年四十九將殯諸母殯之旁君弟邀墓師視向背見母殯問曰殯此者誰也僞對曰不知問何如曰封土未乾必當以今歲殯者夫殯也而當歲煞此其家不五十日必喪長子嗚呼陰陽星命信有是耶抑術數之家常齟齬不可合而至於君而靡不驗耶然則殺君之刃其亦多矣君諱濤譜名世則字順之代爲鄞人縣學生父國學生鎔母范氏後母董氏國學之

葬君乞余志其幽家世詳前志中君之卒也余與諸君治君喪料量家事以恤其嫠遺命緩立後故將俟諸弟有多男而後擇之又明年二月二十七日葬君縣南門外周家岸先塋之次卽旁爲夫人王氏生壙於是楚堂治葬經芾廬曉匠事故兩君偕往視窆封葬有日矣方載棺舟中而其家火將窆夫人與君女弟始至號咷而臨之兩君歸過草堂相唏噓言曰吾三人同經紀萼泚之喪不可以吾子而無勞於其葬也且萼泚孤骨在墓而使其名氏一旦與之俱腐是不亦吾子之責也乎余泣而應雪涕而銘之礱石刻吾文將俟君夫人之葬也

而納之嗚呼吾忍銘吾蓴汎乎哉

銘曰夜臺無酒入君腹豪氣不改鬼側目君無可語歸壙宿壙有吾文君可讀誦之琅琅應痛哭

重曰畀之以才而一衿而遂止交刃殺之而又阨之於既死將爲之後而猶有俟嗟何辜至於此

邵又橋墓志銘 丁巳

君姓邵氏諱汝楫應童子試更名景泉入鄞縣學道光十七年舉浙江鄉試吏書榜誤景爲錦君由是名錦泉字鏡湖又字又橋父淮縣學生母洪氏先世詳君父志中道光八年冬君來讀書吾家始友余兄弟越五年伯

兄聘君課諸子是時徐君遠香以課余弟同下帷濱湖軒中皆與余親昵朝夕歡聚相約結爲弟昆自吾十有五而交君交君三十年而君死故余知君爲最深君故貧士而好撝蒲諄叫雜沓常至達旦目近視視盧雉不了了以是博常負見朋好諱之雖篤交如余勿知也願讀書尤勤苦其徒斂具未出戶咿唔之聲起矣性脫略不耐儀節方據案觀書客至不覺既見亦不道寒溫而好與朋輩論帖經之作輾轉反覆必伸其說始已或倉卒別去明日相見復持前說囂囂然苦爭之嘗與人訟立而辯於庭吏教之跪君叱曰我非罪人跪胡爲者既

而官直之凡與人訟而官直之者皆免冠叩頭謝君不謝遽出問官呼之回曰此事也可上下吾以君孝廉故直君君始來不跪將出不謝是我重君而君獨輕我也君答曰公當以理衡曲直不當以孝廉直我我理固直者又焉謝官曰然雖然必輕我三問之大聲答曰當膺吃黎之據浙東也守令茲郡縣者竝棄城行遜公亦在遜中及

國家收復販章諸公被嚴譴率荷戈戍邊徼其幸免亦罷官而公獨以數千金得宴然無罪累又高坐來父母我是乃我所出輕公者也問官大怒面紫漲兩手拍几案頓足大罵罵急不成語而君已昂然出矣於是力求君過失久之無所得或告曰是素釐者奚怒爲會問官亦罷去得無事君雖貧無藉然未嘗對人輕有所稱貸緩急聞問亦率與一二故人勢家以利相招呼落落不可合皆怪之而貧益甚每以時文家言論政治得失雖持執甚固難施行者顧使擁臯比爲廣文官教誨其子弟則必能循循善誘稱職無疑也二十四年北上應禮部試大挑得教諭需次十五年終不得補一官以死是亦可爲君搃擊者也余旣深知君常因事痛砭箴之君聞余言不改亦不怒及病屢召余余至無語退而又屢

召余旣歿往視含目不瞑嗚呼余固知君之不能瞑也雖然吾與君交三十年君知余亦最深我豈負死友哉卒於咸豐七年十月七日年五十三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父母於九龍漕之原君及元配耐於左而隙其右爲繼配生壙元配陶氏娶三日墜井死繼徐氏生二子長瑩次烜君使烜從學於吾友余蕆泚蕆泚亦不負死友者當爲君終教之始君伯父生二子皆早世無後以烜爲之孫而所後大母猶在貧過於君君分所有奉養之兩世七棺未葬恆以是耿耿他日將追君遺志竝葬之而君可以瞑矣

銘曰噫吁乎此爲吾三十年老友之攸居父曰嗟予子母曰嗟予季旣固旣安猶來無止

弟子陳康祺曰訟庭一段皆曰直逼史遷竊謂先生感慨往事特記此言以主持名教者也但論文法淺已抑聞問官後竟殉粵賊之難則又未必非激於邵先生之言然則邵先生之庭辱之正邵先生之玉成之至復記問官力求過失非爲邵先生幸也所以爲士大夫之直言賈禍者戒也亦有深意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一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岫樓文集二十一

十六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一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二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志一

徐遠香墓志銘

庚午

君諱元第初名煜昌字玉窗譜名墨自號遠香系出宋節孝處士節孝孫學山由山陽遷餘姚之厯山其曾孫營當元季卜居鄞西像鑑橋遂爲鄞人傳十三世至君大父民望治春秋著春秋集說所爲詩曰小藤詩草行於世父鑑工醫著醫學簡要四卷母李氏道光十二年君來館余家課諸弟始見卽相愛久之相知益深鄉邑

烟嶼樓文集二十一

一

利濟至家常瑣屑悉言之至盡君長我十六年閱歷旣多又明敏練達故其說多中要至爲詩文尤必互相視相駁詰相贊歎余年十五始學爲古文詩詞及交君而余生十九年矣方茫無津涯得君始知有畔岸而亡友李芥生明經亦君故人嘗來吾家讀君詩歎曰此與吾向所見者殆不可道里計蓋吾與君交相長如此君以家學亦知醫館我之三年吾母陳太夫人大病諸醫各持一說無合者君爲余主李君良嵐甚力積十餘日病如故他醫以危言相恐吾仲兄及婚友皆心動勸余姑翻前方余泣而固詰君君亦淚下曰子母猶吾母我苟

無所見敢嘗試之乎果翻前方立中死法耳余以君言堅持之如天之福一夜而霍然有起色余由是益信愛君視君如骨肉矣君天資高邁議論風發語常驚人一日論史傳余厯舉問所願君笑不答余怪之曰吾與君生今世造物者則既造模式於生我之前矣千奇萬怪無或不備君豈能獨自外人類耶君曰固也待吾言之夫勲業文章吾未嘗不願之然而厯覽史冊其抑屈不得志者吾固不願爲乃至身名俱泰大富貴亦壽考而吾亦姑舍是何則是皆有盡也惟傳其人至於將盡而曰後不知所終夫不知所終雖其人至今存可也卽

終焉而亦必非世人之所能知也是真乃吾所大願者也君既好談論而性尤忠直不擇人箴規之故常以非意得罪於朋友偶爲詩相戲諢忌者遽搆成嫌怨牽連誣謗積久未已館我八年至是始別去其後飢驅奔走迄無定所余不能爲君謀亦姑聽君然而相見之日稀矣年四十一始爲縣學生累試秋闈不中咸豐三年年五十六卒五月二十三日也所著有滋德堂文集遊記畱烟臺各若干卷畱烟臺者詩集名也君自謂曩作詩不存稿及館吾家烟岫樓始畱之故名又有丁酉遊杭詩三十一篇與吾詩並刻之爲遊杭合集夫人朱氏子

五介生國琛士琛廩貢生梅生越生孫男三人於是君之卒十八年矣諸孤相地像鑑橋之旁未葬而士琛與其宗有事於譜謀稽首而請曰吾父遺命葬必以先生之銘今願豫爲之以入之譜中而俟他日之葬也以納諸幽嗚呼豈有相交如吾與君者而尙可辭卻之乎過時而哀而爲之銘

銘曰黃土搏人范其坏范君之坏圓如規嗟君乃以方見違愛圓成俗斯可悲我作銘無飾詞君有靈當知之

王警庵墓志銘

壬寅

警庵姓王氏諱鶴翔初名孝舉字振九鄞西南桓村人

也大父太學生直忠父郡學生祖禹兩世皆以好義爲鄉黨儀表振業困乏屢空其財大母吳氏母許氏潘氏周氏往年八月余避寇它山是時警庵館於朱慷慨時事去來甚數今年二月遇警庵頽癘瘁不揚心獨怪之已而病歸不數日訃至警庵生三歲母許卒辛苦底成立旣娶婦兄弟異爨父以德與債貽諸兒他無有也未幾屋燬於火後六日婦鄭死復四月父又卒警庵旣窮困依其從父舅弟以居又不能治生產鰥五年人無肯妻之者其友徐君曙峰哀憐其貧妻以女而警庵復充縣學生館穀所入較豐於前於是警庵稍有起色而警

庵死矣當警庵之遇火也婦大病不能行抱出臥地上
轉身入仲兄家力遷其什器儲待至火及其廬已所有
獨灰燼皆爲之搯擊太息而警庵無幾微怨言年二十
三出就外傳是歲山中大疫同舍生連病者五人警庵
顧不畏傳染奉事之周密勞由是病病少瘳起歸家
忽復聞病及其師爆爆然往視之其師戒家人坐門外
無得入諸弟子臥室警庵排闥強入視者凡二嗚呼利
害之際苟毫髮及其身無不能辨別之至明且悉而警
庵獨行其愚於兄弟師友間是可以敦薄俗而無媿者
也故其卒也父老諸母故人皆痛哭傷懷余與警庵交
不深乃亦憊怛鬱悼而不自已卽警庵爲人可知矣卒
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四日年三十二其月六日葬村
西徐家山之原鄭耐其左而爲徐營生壙於右從徐志
也鄭生二女子皆幼徐方孕未乳嗟乎天若死警庵則
已卽不死其腹者男也

銘曰以德世德如斯其盛也善之無慶也孰斯人斯而
天不終命也萌蘖將發視其本根天不鄙德旣亡者存
佳城鬱鬱以利爾子孫

封文林郎陳君權厝志

辛亥

君姓陳氏諱沅初名開源字崑水自號茫谷鄞縣人也

世居縣西鄉明時有名誠者遷甯波府城九傳而至君父曰謨馳贈文林郎贈君父曰耀宗嘗買田十餘畝歲餘卒贈君往收租皆虛田默然垂橐返職田王氏見之歎曰厚德若是始必興其宗以其子妻之生君贈君以家貧懋遷南走閩粵北達燕趙歲得贏餘則歸寄諸家而其弟乙故贈君成立之妻死無依君召之同居乙乃常常謀毒君曰汝年少而父在外殺汝是卽吾家矣王太孺人暗中與諸女相對泣君不敢與論而感之以誠卒無恙乙死殯葬如禮贈君之寄歸貲也太孺人有愛婿主市肆輒付之數年積三千餘金比歸則愛婿者已

顛倒計簿而乾沒之矣大怒訟於官官直其事顧不能還其貲由是憤且鬱左目失明君百計勸慰贈君憐君意怒少怠始君爲父母祈壽長齋六年太孺人苦肝病衣不解帶數月求神藥雖遠必步行夜朝北斗下四十九拜凡四十九夜及贈君年高倦遊事之益謹被風疾每飯必君執匕箸旣沒有女弟計所負券其田二十餘畝歸君君不可曰吾取汝汝何以生矣嘗被盜覺而逐之盜擲瓦反詈爲所中察其聲里中人也負痛與說理盜遜去詰旦來謝罪英吉利據郡里無賴約結數百人號呼入人家恣所取而去將及君君開門出以好言撫

慰之忽數人自眾中呼曰陳先生長者也我不可犯皆應曰諾大呼散走是後乃往往爲守護之及諸子遊庠序博科第郡中自士夫至負販皆歎曰陳先生長者也宜有是幼學多名師旣成諸生屢試省闈不得志以所學課諸兒其訓兒曹必以孝弟忠厚常曰衣食不過飽煖而已吾少時常衣布旣冠製紬衣父歸怒我藏之不敢服積二十餘年始敝夫子謂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戒之哉又曰讀書常苦因循必事事就理而後讀終身無讀書時矣及病復集而訓之曰讀書當及時訓子弟以謹飭勿貽先人羞量入爲出卽理財要道奚貪爲

復召子婦而訓之曰築里如姊妹則家道成矣卒於咸豐元年閏月八日年七十一娶屠氏先君卒于七文柄文楷道光二十三年舉人覺羅鑲白旗官學教習揀選知縣文槐先卒文標文樞文植文楨甯波府學生其年十月十日權厝於城西望春山後職田之原文楷於余兄弟同年友也往歲六月君生日乞余文爲壽余方歸自京師未暇以爲今年申前請而不孝遭先太夫人之喪斬焉衰絰不敢壽人親請終喪而後報命君卒余奔唁諸孤文楷泣曰乃不意我與子同爲鮮民雖然先人重愛子言病革以不及見子言爲憾今靡及矣痛維遺

言遺行將爲諸孤書紳銘戶之訓且以刊家牒而垂後
昆者子爲我圖之旣而又以狀來請曰日月有時敢以
權厝之文煩吾子嗚呼不孝負釁在躬其敢與於載筆
惟孝友醇摯之行布帛菽粟之言不容沒也抑垂愛之
雅亦有不忍負者謹節其大略而志之

鹽運司知事徐先生墓志

壬子

先生姓徐氏諱時楷字聖木更字兆行鄞人父諱桂林
營千總贈刑部主事

詔褒義行母李氏贈宜人陳氏封太宜人義行公有六
子先生爲長性厚重不輕是非人鄉黨稱長者衣履之
屬未嘗麗飾愛觴酌旣多亦無失容少治舉業蘊畜經
史同列莫比試於縣屢上考終不得志以捐建義學蒙
賜今職復以振荒

烟岫樓文集二十一

七

恩予紀錄是時縣荐饑先生旣捐金又力任其事以勞
瘁得疾卒於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年三十六所
著有瀕湖詩配周氏卒是年九月一日年三十九子二
隆道登仕郎隆德甯波府學生女二嫁登仕郎胡培材
縣學生秦際涵卒後十九年咸豐二年二月二日葬錫
山帶工嶺上始義行公自爲生壙不廣曰以子長男今
其地也西北與義行墓相望將葬其弟時棟爲志方居

太夫人之憂不得銘用追天略涕泣書之

烈孝陳淑姑墓志銘

戊戌

陳淑姑者鄞人父懋孝母馬氏姑生而慧母鍾愛之無何母病瘵且死姑大號曰母死吾豈獨生或言人肉能療瘵姑割臂啖母病良已明年母死將葬勿臨或怪之曰母死吾豈獨生父防之一夜竟仰藥死夫其割臂不死而卒繼之以死此在死者未嘗不烈而揆諸父母之心則豈願聞其女之一至於此而世遂從而厚非之嗟乎今儒者動以滅性自解其禍乃至裂冠毀冕一便其私而卒無有知其非者彼僻巷一女子耳獨奮不顧身

以行乎心之所大不忍縱失之太過其亦不得而易讓者矣姑生十八年而殉母以死在嘉慶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其死也父友鍾世俊始爲詩歌闡其事世嘗有傳孝女者又十八年而鍾君老矣殯宮傾仆不治乃謀諸吾黨相與卜吉鄞西施家園以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葬焉同人題墓門曰烈孝余方將狀其行請旌於

朝又將遷其父母來葬斯地而姑之葬有月日不可以無銘也

銘曰爾生爾母兮爾生之母涕洟兮爾死爾母兮爾死

之母歔歔兮爾有新居兮爾母爾思兮吾將遷爾父母
來視爾兮使爾永有所依兮爾孝爾烈兮名長垂兮千
秋萬歲兮無媿詞兮

贈贈孺人竺孺人墓志銘

丙辰

孺人姓竺氏諱愚字其不號椒卿鄞縣人今蕭山教諭
王君棻之元配而縣學生贈修職郎諱大綱之子婦也
大父之侃嘉慶十三年進士金華府學教授父慈縣廩
生母范氏初孺人父過贈公蕭山方五歲使誦大學經
傳無遺忘大喜以孺人字之明年父卒又明年母挈之
依外祖杭州時外祖懋裕司教仁和憐而愛其慧寄書

贈公曰吾外女孫能誦唐詩可喜也又明年大父以銓
選知縣改校官抵任召孺人與其弟忠顯至金華他日
忠顯語蕭山曰姊穎悟過我我畏之選賦之京都江海
唐詩之北征南山以至韓蘇大篇大父授我我未能成
誦姊在旁通習之矣學爲詩而大父戒之曰女子以無
才爲福焉用是年十九自金華來歸於是道杭州省外
祖而其母由杭州送之來旣而母將返杭州力請母赴
金華金華君賜以書曰汝以吾年邁無人乎在側趣汝
母來吾知汝之孝也孺人旣來歸君姑張太孺人方臥
病侍湯藥必宵分始退半年而沒事君舅甚謹贈公素

博雅暇或集諸兒子婦論古今孺人唯而對如視諸掌
委之內政無鉅細籍以告贈公歎曰新婦明白直爽真
讀書人吾兒良友也歲時忌日手烹飪以薦未祭人不
得先食甘旨奉君舅亦如之及病語訖昏猶誦誦問夕
膳贈公泫然曰孝哉婦旣卒哭之哀始蕭山試秋闈屢
薦不得志孺人見遺卷淚下居恆勸勉交至作文丸藥
以俟蕭山與賢書而孺人之卒四年矣生兒能就傅晨
出戒之暮歸口授唐詩爲解說經史顧蕭山曰兒曹長
大我閒暇可讀書矣病革屬曰課子宜嚴又曰殮我以
布衣勿效奢俗是時其弟以名孝廉前卒無子而其母
視病立牀頭乃向而哭曰天平蓋重哀母之早寡矢志
而曾不得畱一子女而資以老也卒於道光十六年八
月十四日年三十二子五啟忠縣學生今爲嚴州府學
訓導啟恕僧生啟恆啟愈啟恭蕭山遇

覃恩以己與妻室應得

救命馳贈其先世及啟忠得官始贈母爲孺人孺人卒
二十年蕭山君卜壽藏於縣西南光溪之前王畝今配
李孺人壙其右而命其子以咸豐六年十月十有六日
葬孺人於左啟忠自嚴州書來乞銘事狀以蕭山悼亡
詩余獲交王氏三世矣悉內行讀其詩益詳嗚呼賢矣

銘曰才如玉德以璞韞閱之完弗琢女而土天所祿靳修齡華似續理固然非侍福千百年吾言卜

陳子相曰篋齋先生

金華君自號

既喪子課兩孫自娛以

愚名孺人而以魯卿字康廬

忠顯

蓋有感於坡詩之

但願子孫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也而二孫皆有

才無命惜哉

王蘭林

菜

曰孺人性最彊記文選及事類賦皆全部

在胸中詩既不多作亦不肯示人其少時和舅氏重九詩有詞壇允是題糕手繡閣慙非詠絮才之句歸余以後僅見其哭弟康廬詩云椿庭失蔭恨終天母

氏劬勞二十年苦志未旌貞節里傷心空繫孝廉船
搥牀有女將何怙執紼無兒更可憐自慙生來偏不
櫛貽謀有硯望誰傳

先妣陳太宜人權厝志

辛亥

太夫人陳氏鄞縣人父諱忠事前母蔡氏母姚氏年二十一歸先府君營于總銜贈刑部主事

詔旌義行諱桂林爲繼配封安人晉封太宜人道光三

十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九男六時楷時楨皆鹽運

司知事前卒時棟舉人時樑進士刑部主事時楹監生

前卒時榕女七太夫人已出者男時棟以下女第五以

下孫男承重隆道登仕郎餘孫又十二人始道光九年
不孝兄弟葬府君及先妣李太夫人於通遠鄉錫山黃
輿並營太夫人生壙及遭大故懼葬有期而壙不吉往
啟羨門視生壙積薄土多竅有若亭臺者恐懼不敢成
葬潔而封之復相地於錫山之麓去府君墓四里以咸
豐元年三月三日奉柩安厝謹識梗概刻諸元甄嗚呼
太夫人嬪徐四十年鞠育嫁娶之繁死喪疾病之哀室
家之有亡三黨之存問外及鄉里義舉諸孤聲名無一
日不操其心古昔賢母憂患勤勞未有過太夫人者故
四十蚤衰近年黑髮稀矣不孝等知年不懼邁疾倉皇
罪大惡極以速天禍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亡妻朱葉兩孺人葬記

癸酉

葉孺人卒之明年鎮海倪芑生公子澧爲余相冢地於
鄞西南七十里之王杜輿蓋二姓嘗居之故名環輿皆
鳳凰山輿北有峰高出亦曰玲玕山山外爲環村村外
大溪曰桓溪由它山而入之通渠也去是輿二里其北
東爲雲石巖爲佛跡庵又北東爲黃輿黃輿吾先大夫
之所葬也兩輿相距徑不過十里而山溪閒之繞而達
則二十里其東十里爲它山朱孺人外家在焉孺人之
卒也余方將走京師未克營葬權殯於山上朱氏之園

葉孺人卒同殯焉既定地治兆數年而視之生壙及左右皆吉乃卜同治十三年四月癸酉朔安葬兩孺人而記其大略而銘之

記曰朱孺人諱錦玉世居宅山與先大夫同

旌義行諱孝錄第五女母方氏道光十一年年十八來歸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是歲余與葉君維藩同登鄉書故朱孺人卒既期而葉君之妹歸於我諱梅眷慈窳張孝子里人

卽三七市

特旨賞道銜諱仁次女母袁氏卒於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年三十五前孺人生二女一男男殤長女嫁舒懋

敬次嫁同治七年進士吏部主事凌忠鎮後孺人生三男一女皆殤其殤次男也當咸豐三年而吾年四十矣是立兒子隆綬爲長子改名隆壽以余佐振荒議敘九品及後孺人卒余納奉化鮑氏女攝內政生女二男一長女字吳世粟次末字男曰隆籌孫男二正塘正堤孫女二長字前孺人兄孫朱允煒次字吳愷澤前孺人事太夫人十六年卒既久太夫人每思之以爲賢婦待諸姑妯娌至內外姻婭無失言無失禮三黨皆曰賢嗚呼蓋不幸孺人短命而吾乃勞於內顧矣後孺人歸四年而太夫人棄養又五年余居城西始娶子婦孺人閒靜

寡言笑其時人少事簡故常授傭媪大意終日端坐歷五六年亦不失太夫人遺法而多病屢舉殤子以是天其年此兩孺人大略也

銘曰死生契闊長嗟吁前者卅載後十餘爲營永宅安樂宵我尙未完所著書葛蒙藪蔓姑待予百歲之後歸其居

小同瘞銘 甲辰

吾兄弟皆早得子吾三十始生兒婦孕十四月矣母喜治湯餅盛於苜吾生以嘉慶十九年十一月壬子兒生以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壬子與吾同物竊取鄭義名曰

小同小同生四五月不啼不笑常審視往來人諦聽人話言吾以爲非兒相心惡之明年三月妹適張氏者孳周歲兒曰小震歸省母未幾震病殆歸去五月五日殤是時小同亦病殆發卽如震病狀月晦亦殤病時爲占焦氏易遇歸妹之震林辭恟怛不得解忽驚曰歸妹者歸省之妹也震者小震也以彼例此兒死必矣前十三年季妹以痘殤埋於先君所爲大墩族義冢及同死母命附季妹之側吾哀兒幼慧而不能一年生也賜之以銘

銘曰爾安往乎瘞爾骨於先人之墟姪其從姑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二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二十二

十五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三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碑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鎮海倪公神道

碑銘 戊午

咸豐八年十一月鎮海倪公子澧以先狀來鄞言於其友徐時棟曰先公備位總戎例得樹豐碑載揚嘉績而不孝隨侍日淺不獲悉數其成勞始末旦夜負疚遞今餘三十年願其時海上功級與遷除歲月惟不孝尙知百一二雖不備子爲我文之以詔後人敢再拜以請乃者時棟克葬我先大夫公子實勤之而未之報也先德之紀其奚辭按狀公諱起蛟字安瀾又字翔雲其先居衢州倪家橋元大德閒有慶甫者官慶元路教諭始占籍定海慶元路後爲甯波府而

皇朝改定海曰鎮海故公世爲浙江鎮海縣人曾大父廷宰縣學生大父文魁父士達隱德不耀兩世竝贈至武顯將軍大母馬氏母吳氏竝贈夫人公以武生中乾隆五十九年

恩科舉人明年試進士不第効力本省嘉慶九年補溫州中營千總明年署台州黃巖營守備其年九月入浙

海盡山洋追土盜張阿治忽颶風大作船破皆死獨公倉遽中得片板飄入日本界明日順流還視之甯波之石浦洋也始緣岸而上得生是時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方奉

詔統水師征海盜蔡牽檄公往閩海同擊賊牽以百餘艘犯臺灣沈舟鹿耳門拒官軍忠毅集總兵以下攻之公冒矢石力戰旣而牽奪門遁結粵盜朱漬入古鎮洋公乘兵船追擊之進擊之於泉州張坑洋又追擊之於金門返埕洋斬首七十三級殲其魁陳煩獲其船三禽盜日回瑯以下十六人十二年復擊盜於定海之漁山

迫之至披山外洋奪舟三斬首三十級獲其魁陳角劉永郭英俘餘盜九十七女盜一是歲忠毅歿於軍閒一年而牽敗海盜平於是調公爲溫州玉環營守備十七年遷溫州左營遊擊明年調中營二十年母吳夫人卒二十四年擢江南吳淞參將明年調松江之川沙未幾擢京口水師副將明熾道光元年署壽春鎮總兵十二月奉

上諭授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余嘗綜公事狀見公爲守備者凡七年七年之閒斬馘獻俘沈船破賊其功足以膺懋賞而未嘗有一階之晉一命之寵至乎寰海晏定

無可表見而歷歲數遷終建節鉞嗚呼豈不以末弁微秩苟不能事上官卽不易以戰功達

帝聽而其異日之卒邀顯擢者雖未必無奇勳偉烈爲子孫不及知抑亦曩者銳身報

國付死生於鯨波鱷浪中功績終不容泯沒天故以追酬之耶有志之士但觀於公亦可以自奮矣公狀貌魁偉少好談兵及壯精將略治軍嚴而威愛交濟能得士死力其守備玉環也歲大祲饑民羣起圍廳署同知皇急請用兵公曰是激之使亂也單騎慰撫之皆散走爲條議荒政不妄刑一人而事定兩任總兵皆捐俸買義

山以掩齒幣其官海壇也慮海中捕盜或妄誣良民乃白總督請飭各州縣凡賈舶入海盡於篷上大書其郡縣姓名以是賊蹤無所混而奸商悍漁亦不敢事剽掠前後總督竝嘗以公名人

奏曰材長技優緝捕向前曰明習水務訓練有方蓋未足以盡其長云道光七年六月十四日卒於官享年五十有八配同縣陳氏累封至夫人公始從戎洎用兵海上十餘年勤勞於外不返顧家室仰事俯畜賴夫人以紡績措持之官玉環之明年始挈眷之任及開闢海壇復命夫人率子女歸里公卒教遺孤成立始終婦道未

嘗以貧賤富貴移其心也後公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子五人男三嫡長秉紀以國子監生試於鄉更名灃次秉樞又次秉彝

成皇帝登極推恩中外灃當以蔭得官吏曰公甫以副將擢總兵得蔭可正二品可從二品灃白於公曰是始欲勉兒爲貲郎也辭不受女二嫁營把總鄞縣鄭鼇鎮海縣學生邵槐鼇父炳揚嘗官陝西商州遊擊灃以道光十一年十月朔葬公於鄞縣明堂隩之陸家山越二十年以陳夫人耐掩封且固礮石乞辭余旣據狀表大略如右抑聞之父老當公始學騎射時公兄持不可且

曰吾家世力田而仲乃欲以功名顯非家之祥也一夜使公巡稻田己私偵之月昏黃見田中燄燄火光起奔跡之有虎方酣臥大懼而號而虎亦驚醒人立審視之公也由是聽公所爲而別異財籍少所分與曰仲且富貴焉用是區區者公旣貴積俸餘奉兄以及其弟治私第成亦兄弟共之又嘗以本身應得

誥命貽贈兄爲武翼都尉蓋非常之人其來有自固不得以前史所記爲怪誕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內行無足觀而外能致身報國者嘉慶朝諸將若羅將軍之封股與公之讓產雖以比古名將奚忤耶爰再拜而

銘之

銘曰交河之村光政之里篤生偉人奮興而起兄曰不可我世農夫先故未貴將喪厥家鬼神表異火光熊熊匪虎曠野迺公田中茫茫天風莽莽海島破帆折檣斬賊如草海上七年亦聿勞止靖海策勛佚公姓氏東南底定有

詔總戎天鑒不遠以報曩功公曰噫嘻豈繫臣力臣兄實開俾無墜職維孝維弟作忠之先萬古臣則視我表

戶部郎中慈谿葛君墓碑

癸酉

烟嶼樓文集二十三

五

戶部郎中葛君卒之四十二年諸孫始克葬於鎮海縣南東岡碑之原既葬來請余文表其墓君於余昏姻科名皆前輩盛年凋謝未接几杖將記生平而諸孤無在者諸孫羅舊聞以告是序次書之君諱朝字易初一字東士自號惕夫又號醉仙其先閩人元至正間有宦慶元府者始居慈溪縣東章橋村明政府爲甯波後又改縣之溪爲谿故世爲甯波府慈谿縣人十六傳至

皇清贈儒林郎士遴爲君曾大父大父宗璜國學生父銓州同知兩世竝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大母劉氏以節旌母張氏竝贈恭人君天資過人少時日誦萬言稍長

學爲文下筆有奇氣館師楊緒湫明經源來故邑名士

數年辭去曰此子所到不可量吾學不足師之矣於是

與其友成蓮舫大令粉盛竹士員外炳漢虞小林孝廉

廷宗研經考古尤討論史事自政治人物至朝章國典

窮原竟委務爲有用之學年十七成縣學生既而納粟

爲員外郎中嘉慶二十一年舉人四上春官不第晉捐

郎中觀政刑部得安徽司不一年補戶部湖廣司尙書

以爲才使兼陝西司且主軍需局將報政以病假歸復

起復病歸卒於家道光八年四月九日也年四十三其

在刑部也與盛員外同官小心勤慎交勉舊學案牘旁

午不假手胥吏反覆情僞必得其平及改官戶曹吏以

書生易視之君悉心綜覈謹視其出納吏不能欺大農

旣才君一時僚友皆倚君如左右手攝政繁劇過勞而

疾作矣其在鄉黨也周亟矜無資疏宗遠戚多待以舉

火者嘉慶閒歲兩饑買米食餓人日坐糠粃埃壚中操

量鼓計口親給郡西建文昌閣立專祠祀宋王厚齋尙

書君與爲規畫出數千金成之其他施予勸修難一二

記渾厚而精明惠及三黨而內外無廢舉疑難紛蹟一

言出合座首肯事立辦今夫仕宦以科目爲正途而學

者趨之顧其所學講章策略耳或能數經史名目牽涉

獵爲舉業資不則高語性理鄙事功俗學一旦弋科名
登仕版堂坐受吏謁茫不知所爲於是盡棄其學而更
學焉宦成鄉居遇小利害則又以其居官餘習武斷之
債事而後已嗟乎顧名思義曾不知

國家所以舉人進士者焉用此君少以有用爲學壯而
行之兩任郎官刑名錢穀措之裕如在鄉則見義勇爲
幹略所施翕然孚眾望蓋如君而後不媿爲學人亦始
不媿爲科目中人而惜乎位卑年促不竟其才不充其
德而遽奄然以沒也聚書數萬卷所蓄多善本爲文規
八家而惡駢體時藝亦落落孑所見曰奈何俳語代聖

言故自試郡縣至四試禮部無一藝排偶者及三薦三
黜皆勸之合時宜則曰此不足奪吾志也吾不試可已
所爲詩古文曰迎旭樓未定稿與秋鴻館制藝同藏於
家階奉政大夫加級晉朝議大夫其後累贈至通奉大
夫娶姑女盧氏封恭人贈夫人賢明知大體君卒家中
落夫人善持之所條畫適宜其家積二十餘年有加於
舊而施惠亦如君年七十咸豐二年十二月十日卒始
君自治生壙於鄞南之孔浦夫人卒將祔啟之不吉同

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合葬今地子男六惟辰知縣惟
戊九品惟申改名蕃縣學生惟午大河衛千總惟辛州

同惟丙鹽運司知事後皆膺贈封惟辰通奉大夫惟戊
以下奉直大夫女四嫁府學廩生陳詠監生徐錫璐定
海學生縣丞葉培仁同知林恩皆鄞人孫七長肇英道
銜加三級次澍五品次麟同治四年舉人次芬次麟昌
皆鹽課司提舉次祥熊縣學增貢生中書科中書次祖
望監生孫女十五人曾孫男五人曾孫女八人君第三
子蕃吾妹夫也妹不逮事舅而事君姑者十年今亦卒
矣生二子芬前卒祥熊乃以從兄弟之意敦請吾文則
未知吾文之尙足以發揮君學焉否也而不以駢體表
君則猶君志也

故隴州知州李君墓碑

丙辰

故隴州知州李君旣葬且五十年其季子維鏞來言曰
嗚呼吾先君政績在秦中秦人至今能言之顧未有碑
刻揭墓上將久而湮沒是懼不肖夜夢見先君先君韞
繫解而子爲先君結之夫條繫我先德俾無失墜用託
不腐以示後昆者非子誰屬哉余辭之不獲乃第其狀
而書之按狀君姓李氏諱承道字薪傳又字星船其先
居陝西青澗宋室南渡有諱顯忠者自拔於夏率兵歸
臨安積戰功至太尉四傳而遷鄞遂世爲浙江鄞縣人
在明以文章科第顯世稱砌街李氏戒庵先生文純爲

明季遣老生美發人

國朝高隱不仕是爲君五世祖曾祖涵以書生從軍平海寇歷官至福建福州副總兵五軍左都督祖昌樟嘉松下砂場鹽大使議敘州同知父恭寬由海鹽教諭擢知廣東連山縣有惠政母范氏君少孤范太宜人親教之年十八補弟子員爲里中蒙師以脩脯供菽水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又七年充景山官學教習俸薄不能養母代人抄四庫書及邸報附益之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旋挑補西城兵馬司副指揮有盜發親王家未獲前政被譴去君每夜半微服往西小市物色之

旣而得三盜昆弟也憐之縱其季使養母而寘二人於法以最擢知州知陝西隴州其時當嘉慶三年川陝有白蓮教之亂賊自甘肅之徽縣兩當入陝西則隴州當其衝君至周視城垣召吏計曰州城若此寇來保無虞乎皆曰不可然則奈何吏曰修城大工也以發帑金宜得請君曰夫苟得請必命官而計直而覆視此其時且經年而吾事去矣乃捐廉俸倡州民月餘工竣復屬其鄉老而告曰吾城旣完若寇來皆人保則野無青草矣今莫若建堡寨諸村而分守以壯士凡山蹊側徑皆爲我掘溝塹使無有歧路賊至鳴鼓警他堡發槍礮邀擊

之俄頃壯士四集賊可殲也皆大喜受命賊望風而竄
無一騎犯隴州者天吏聞君才檄署寶雞縣與隴州
皆隸鳳翔府爲川陝咽喉而寶雞尤棧中衝要常苦供
億吏白於官曰驛馬缺當補官下令曰今者驛馬缺當
補其買馬以來與爾價馬一匹銀八兩馬至毛色不中
度洎中度而費不貲矣幸免役無買馬猶納銀十餘兩
其實馬固足無缺者馬所食草亦徵諸民草百斤與錢
十其輸於吏者十倍之不則馬不能食此草凡妄指事
以苛徵諸民而官與吏中飽者率類此至乎軍興符檄
踵接縣又屢被賊時駐官軍自糗糧芻茭至僕從食用

無非取諸民者合每以乏興罷而民困益甚君旣得其
實驚曰國亂民貧尸其上者猶敲骨吸髓圖肥己乎垂
涕泣盡汰之其不得已則勸民計田而畝輸俾縣士司
出納而月榜用度於市中往者縣官畝輸民歲至錢萬
餘民賣子女應之君以用兵不得已取諸民畝不過五
六百猶自以爲箕斂無可對吾民其民則欣欣然相賀
曰吾何幸得此活佛也於是建堡斷蹊徑一如治隴州
一日賊大至擁眾屯渭河南岸將渡河攻城君曰吾所
恃空城耳若賊薄城而登北山以窺我則吾城殆矣不
如及其未濟也而拒之插短刀鞞中率壯士四百人騎

馬張蓋鼓吹導而出民聞之驚曰賊眾我寡不可以失我慈父母攬金號召頃刻數萬人裹糧負器械大呼從君以與賊夾河而陣夜燃脂葦火光燭渭水槍礮之聲數里不絕賊懼夜半遁君使善泅者潛渡水而南追擊之民相與出死力羣呼噪逐賊斬馘甚眾賊由是不敢復出棧以終君任而至於平事

聞有

旨晉直隸州知州六年正月將赴京師行有日矣民曰我既死方蘇今事未定而慈父母去我是更死我也籲於府於省中皆不可嚴守伺城門新政來輿之出而擁君至皇華館環跪大哭會裘太常行簡奉

烟岷樓文集二十三

十一

恩命來犒師駐節城中具以狀達省省以情入

告得復璽王延楊居者白蓮之餘孽也合其徒曰悄悄會嘯聚山林潛結旁近七州縣秀民以作亂未發君用他事廉得之時夜漏已三下急集壯士銜枚行入南山數十里天始明見高寨屹然下令攻之眾破寨進盡獲其魁而黨與未集蓋賊期其黨以是年三月八日破寶雞而是日則月之二日也遂以其人與其器甲鎗重歸又獲其祕書祕書自言我金童也天命我下界作天子凡王侯將相至督撫郡縣皆有人皆署其行義年與所

斂錢於冊君焚其冊急爲書告所約結七州縣官使備
變而七州縣賊已揭竿而起卒以重兵征剿之始平獨
寶雞不折一矢戮十四人而事定是時方大旱王楊駢
戮雨大至於是

上怒官七州縣者不能先發覺如君悉罷免遣戍而
獎君能事有

候朕施恩之諭又一年徹兵守君始解任去瀕行民空
巷走送跪以酒酌君必爲之少飲始起平明至日下稷
行不過十餘里旣而西安之渭南羅水災復檄君視縣
事君悉心振卹不以權授吏胥縣有巨室方巡撫山西
而其弟令江南歸暴於鄉君因事召諭之曰爲巨室則
守法宜愈謹一不得當或聞諸大府登白簡如撫君何
若以勢脅令無私不受脅也其人懼卒折節改行九
年春引

見得

旨交軍機處記名以知府用方回隴州又檄署漢中畱
壩廳同知畱壩地瘠而民悍奸宄時發轉徙無常所君
乘馬往來山谷中親問民疾苦諭以法令按籍其戶口
使民相覺察而重其責於甲長民懼且感無犯者其時
甯陝方丘變曩所刺義勇散遣在旁州縣者皆相應以

動畱壩與接壤獨安堵如故十二年秋充鄉試同考官
事竣復回隴州以積勞成疾卒於官實嘉慶十三年六
月廿二日也年六十李氏雖世宦而貧君起家清苦宦
十餘年貧益甚至故居質於人不能贖其權知渭南也
渭南多大賈富甲關中聞君廉而貧以生日進萬金爲
壽君笑曰謂我廉也而餽之金我廉乎哉或曰非枉法
何害君曰夫所以餽我者將望我有事而庇之我受其
金不能無枉法矣且婦女之不失節者豈曰吾擇可偶
爲之固無害耶及卒衣服家器在質庫無以殮方傍徨
聞曹孝廉長城以美櫝至值數百金城鄉之民爭入賻

贈附於身者皆備旣而寶雞與渭南畱壩民相率奔其
喪哭聲震衢巷投賻贈累數千金於是將歸櫬而郡守
王某者民惡之嘗訐其私愬大吏君爲之開解始已至
是見民之感君而憾其嘗訐己也乃遷怒於君以攤款
強入君爲虧欠申於省曰隴州牧負庫金五千當畱其
孥監追牒下民大譁時守方在省四州縣民集省中釀
金償官逋而羣詬守以負義守慙不能畱夜引去轎車
發隴州民執紼哀號祖奠相望走送之至三四百里經
渭南渭南民揭白旂大書君德政護其喪出潼關嗚呼
謂秦人風俗之厚旣死而不忍忘君然而所以待君者

如此而其所以待郡守者卽如彼爲民上者可以觀矣
君治獄勤而愼必導之盡言不大聲色軍事旁午必以
清訟獄爲本兩造旣備卽出坐堂皇旣得情卽定讞不
畱獄常曰訟庭多一畱牘則多破民數家產此其冤有
甚於枉法者每抵任數月訟卽希胥役可歸耕省中疑
獄久不決輒檄君鞠之罪至死覆按無易詞曰李青天
讞我矣不枉也爲詩宗蘇長公畫亦瀟灑無塵俗精奇
門爲人占事奇中而殺賊破敵未嘗一占候曰不疑何
卜徒亂人方寸耳友於兄弟白首同爨家書至常附數
十金遺三黨貧者其就食關中亦數十人歎歲斗米千
錢屑豆和脫粟作飯共食之在京師同年張秋輝病殆
江右曾某能治之與有隙不肯往君長跪涕泣曾感君
意往投藥而愈及宦於秦滇中趙孝廉知吳堡縣卒官
貧不能歸骨子畱省垣至絕衣食君惻然分廉而謀諸
同官集五百金使歸去實未嘗與一面也其篤於寮友
復如此始以兵馬司副指揮

覃恩授儒林郎再以隴州知州授奉直大夫三以直隸
州知州晉奉政大夫及

記名知府例晉朝議大夫嘉慶十四年三月歸葬鄞縣
通遠鄉芝山之麓娶包氏四川內江縣知縣旭章女生

三子伯維錫監生仲維鈞廣東流外官季維鏞安徽縣丞判泗州今以軍功議敘鹽課司提舉晉運同銜女一湖南石門縣知縣范上組其壻也余嘗謂天下者郡縣之積也國家治亂常係於親民之官故夫紀循良當詳書其政事語言與郡國之所以利病者昭示乎後人使洞知夫疴癢痛苦之所在而曉然於循吏之用心以得來取法不當但舉犖犖大者而以爲觀美也余譜君治行書之且悉用答其季子之請亦將以告天下後世之爲民牧者

上高縣知縣死事傅君墓碑

庚申

烟巖樓文集二十三

十五

咸豐六年九月壬申上高縣知縣傅君帥師復縣城不克死之其年十月大吏以其事

聞明年二月甲申有

旨贈知府銜

賜卹銀

命其子孫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又三年孤子毓珊始介其舅氏童君可念以狀來求表君墓嗚呼其可無言按狀君諱自銘字新之又字心芝自號小輪其先居河南宋高宗時有扈蹕南來者占籍明州遂世爲浙江鄞縣人遞傳至

皇朝康熙閒曰良宰設藥肆京師進天花粉治宮中痘疹有效

賞太醫院八品吏目是爲君曾大父太父肇禮國子監生父作霖縣學生奎文閣典籍大母邵氏母水氏始吏目以藥肆起家子孫世其業恆往來南北君少時奎文客於外大母母親教之稍長隨奎文入都中受舉業於鄉先生之宦遊者用客籍應試爲宛平縣學生年三十一中道光十二年順天舉人館延慶州主講鳩川書院以館穀養其親二十四年大挑一等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江西是年冬赴省明年三月檄往崇

仁催科數月而辦大吏錄其功十一月署南昌府水利同知明年署彭澤縣二十八年六月署南康

今上元年四月署弋陽五年四月始題補樂平縣或謀而奪之十月改題君上高是時粵賊亂江西已三年旁近州郡多殘破而上高與其府瑞州方告危急君至簡其兵孱弱不及額問其巨室皆挈輜重避鄉村驚曰此空城也且爲奈何知府王君嘉麟使君往鄉村勸大家出貨力君奉檄行聞府城之變急歸賊已自新昌破上高北門城陷君忿投王君營乞師王君不可曰兵微糧寡而往與之戰此無異牽羊餒餓虎也徐之俟楚軍來

吾與君同滅此耳明年六月楚軍至募勇亦漸集己酉
攻上高破其巢十餘斬首二百餘級奪器仗無算而我
師餉盡賊黨由新喻分宜南來援上高師退君急走省
中請餉八月回營丙午平明以千總王吉昌軍八百高
祥霖軍千潛師破上高北門復其城斬馘甚眾餘賊皆
亡命奔竄始修城堞招流亡不三日賊大至城復陷乃
至袁州府募壯勇得五百人將之以千總魏大紳九月
丙寅復攻上高不克明日至新昌請濟師於知縣沈君
曦會湖南同知凌君煌壽引平江勇二千往撫州討賊
道經新昌君與沈君共邀雷之凌君許諾君慨然願同

事曰

國家以上高付我甫二十日而賊據之我與賊不兩立
諸君勉旃在此行矣於是付縣印於其僕陳元而以大
紳五百人同凌君帥師北進吉昌祥霖各以其軍自南
來相會壬申軍傳於城下賊自西門出拒戰且力我以
兩軍夾擊之歷三時賊大敗奔潰盡棄其馬匹兵甲我
軍乘勝追入城將及北門賊之據臨江袁州二府城者
掩至其眾盈萬兇猛不可當而先日方大雨凌君乘馬
忽陷泥淖中平江勇急救之以去眾相呼散走君猶率
其僕指揮五百人大噪前進一賊自後刺君肩君以手

格之遂斷君手君大怒揮刃殺數賊力竭而死實九月十八日也年五十有五袁州壯勇從死者百數十人僕之從征者曰錢景曰熊貴景歿於陣貴見君死奪門出以告陳元乃繳印布政司而四出覓君尸久之不獲營弁王中孚者一夜夢君佩劍坐營中語中孚以恢復機宜明旦召陳元而告之俄一人前叩頭乞免死元詰之曰上高人況賤僞賣粉絲賊謀也昨繫諸營晨起縛解將殺之耳賤哀曰夜三鼓有官人微白鬚者來爲我解之我將逃官人戒我曰勿爾逃則死元心動曰此豈非吾主人乎謂況賤曰夜來救若者縣官之靈也若上高

人而在賊中必知縣官尸所賤狡而思逸謾曰隨我至二十里外尸可得也元白中孚令兵勇與俱往中途賤忽昏仆聞囁語曰不言當死旣蘇元詰之始覈竦而告曰前月十九日日下晡見數人輿公尸出城聞置之城北煤洞中迹之至城北三里任家山老煤洞果得之但失其左手又得二尸其一錢景其一壯勇皆腐獨君面如生目不瞑於是君之卒二十有一日矣將斂賊復至陳元負君尸至新昌城隍廟十月乙未始斂越四日戊戌扶柩入王君營旣而至省城門外發喪告哀僚屬故舊暨薦紳門下士爲位於艷神廟而哭相率投贈贈按

察使鄧公仁塋主其喪君卒後三十七日計聞於家始君在軍中先後遣妻子歸里其子不忍去則曰歸家好讀書在此無益徒亂我方寸耳及是道梗不得前明年六月始達撫州九月戊子奉喪以歸十一月戊寅朔至於鄞十二月辛酉葬縣西南光同鄉芝山李家漕之原初聘施氏監生景高女未娶卒娶周氏監生昌賢女而通政司副使童公槐之義女也子一毓珊女二長嫁甯波府學生張善倫次未行君在江西十餘年更歷五任清儉自守家無餘蓄惠愛兄弟以旁及戚友而其政績則自遭兵燹盡失其文移著作孤子又年少不能悉也

狀中亦略紀催科治暴教養士子顧吾謂在君非難能者故書君死節獨詳嗚呼軍興以來九重宵旰憂勞命將遣師付之以重寄徵兵集餉之檄交徧郡縣竭天下之財力以聽其驅策而揮霍之而相持至十年狼奔豕突披猖蔓延日益盛區區一縣合力不能勝匹雛獨自以被

命宰茲土奮不顧身哀號奔走衝冒矢石冀不負一日之付託幾幾足以成事而餉盡而援絕卒至敗壞不可救而以身殉之嗚呼死節如君其不謂之忠貞也乎嗚呼其亦重可哀也已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三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二十三

三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三

男隆壽平甫校字

